

## 《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考》序

陳新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民國五十七年(1968)余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撰寫博士論文《古音學發微》時，李方桂先生於臺灣大學講上古音，主考古派之廿四部；王了一先生《漢語史稿》、《漢語音韻》二書則主從審音派之三十部。其時，余於上古音之分部，究竟當從考古派之廿四部，抑從審音派之三十部，思慮良久，取捨為難。適先師林景伊(尹)先生歸之新加坡，余持論文與之商榷，先生貽余羅常培、周祖謨二先生合著之《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謂可詳加研討，然後決定從違。羅常培莘田先生早期在北大從蘄春黃侃、吳興錢夏諸老宿遊，而與趙元任、李方桂二先生所譯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漢譯而勝於原著，早已蜚聲國際，聲譽卓著。燕孫周祖謨先生則從羅莘田學而得其真傳者也。余昔從先師許詩英(世瑛)學聲韻，即耳聞燕孫周先生之學術造詣。先師嘗謂當年中央研究院招聘研究員，須經考試；而經考試錄取為研究員者，亦僅周先生與董同龢先生二人而已。臺灣研究聲韻學之學人，凡六十歲以下，四十歲以上者，談及董同龢先生，幾無人不曉，無人不知。蓋董先生在聲韻學上之成就，皆躬親體會。因為民國四十年代(1950)時，在臺灣唯一之聲韻學教科書，惟董先生之《中國語音史》而已。縱未躬親受業，亦已私淑久矣。而周先生與董先生齊名，其年壽益長，著述益豐，於聲韻學上之成就，在大陸學術界，固已如泰山北斗之尊矣。即於當今世界語言文字學界中，由於老成之凋謝，亦無幾人能相與頡頏者矣。余得先生此冊，無異至寶，持之以歸，寢饋其中，乃至發憤而忘食者矣。

余觀其書，論及周秦古音，共分爲之、幽、宵、侯、魚、歌、支、脂、微、祭、蒸、冬、東、陽、耕、真、諄、元、談、侵、職、沃、藥、屋、鐸、錫、質、術、月、盍、緝共三十一部。陰陽入三分，考古與審音兼顧，分配亦極為整齊。故三占從二，余之古韻分部定矣。余之分古韻為三十二部，即將先生之祭月合一，並從蘄春黃季剛先生分出添、怙二部，故得三十二部也。余之論文乃得以終篇，而獲博士學位。先生著此書之目的，據其緒論所言，乃欲根據兩漢至陳隋之音韻史料，重新作一研究，擬從歷史發展觀點，以考察由漢至隋，音韻歷史可分幾期？每期特徵何若？周秦古音如何演變為隋唐今音？隋以前中國方音有何區別？《切韻》一書究竟代表何等語音？瑞典高本漢所擬上古、中古音系可信度如何？由周秦至隋代，聲調如何演變？南

北朝文學作品中之某些問題，可否經由聲韻學之研究而解決？所提每一問題，皆治聲韻學者之亟欲解決而未能者。惟第一分冊僅作兩漢韻譜之分析，尚未將魏晉南北朝之全部韻譜分析完成。故海內外之治聲韻學者，莫不引領以望，期其早日成書。

民國七十七年(1988)余應聘為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首席講師二年，大陸情勢既撥亂反正，臺灣亦開放探親，兩岸學術，始能交流。身在香港，得地緣之利，方克與先生互通音訊，道其仰慕之懷。並以拙稿《陳澧切韻考系聯廣韻切語上下字補充條例補例》一文呈正，先生許以「好學深思」，鼓勵極大。民國七十九年(1990)夏，余與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系主任左松超博士舉辦包括海峽兩岸學人在內之聲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先生以年事已高，不克遠行，未能晤面。1991年河南省漯河市舉辦「許慎暨《說文解字》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承先生邀請與會，一切就緒，正慶多年仰慕，得釋渴念。未料因會期接近中秋佳節，臺港兩地返鄉團欖人潮洶湧，以致機票難求，因而錯失良機，懊惱異常。雖然與先生慳於一面，未克當面恭聆教益，然書翰往返，則尤勤於往昔。民國八十一年(1992)臺灣高雄國立中山大學與中國聲韻學會共同舉辦第二屆聲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廣邀大陸學者參加，以促進學術交流。大陸學人國際關係學院陳振寰教授與會，順道攜來先生《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二分冊原稿，囑於臺灣接洽一信譽卓著之出版社出版刊行。余以晚學，蒙先生不棄，將畢生心力所瘁，授之不疑，託以重任。敢不盡其綿力，為先生覓一卓越出版社以出版先生之書。三民書局劉董事長振強，熱心文化事業，口碑流傳，聲譽早著。因商之劉董事長，慨蒙應允，遂交付其相屬之東大圖書公司研究出版。前年暑假，余應邀參加北京師範大學所舉辦之「兩岸文字統合學術會議」，發表論文。順道訪先生於北大中關園，相談融洽，得遂平生仰慕之願，幸何如之。北京握別，先生與夫人親送至機場登機室，情意懇摯，至所銘感。惟兩岸文書查證，未上軌道，版權攸關，出書有待。迨1993年海峽兩岸海基、海協兩會負責人新加坡會談，以促成交流為務，故文書之查驗、契約之公證，均能達成協議，出版問題，因得解決。於此期間先生第三分冊稿件，亦絡續頒到。間竊思維，先生之學術淵博，造詣宏深，泰山北斗，舉世罕匹。今歲適逢先生八十華誕，大陸中國音韻學會曾於天津南開大學舉行第八次學術討論會，以慶祝先生八十嵩慶。華中理工大學《語言研究》雜誌社，特出增刊，以為慶祝。先生此書適於此時刊版，內心欣慰，固無論矣。而能使窮經之儒，瘁其心力，不致湮沒，為世所知，宏揚學術，則尤足欣喜者也。東大圖書公司排版藏事，因將第一第二第三分冊，同時出版，以為先生八十華誕壽，先生易名之為《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考》。先生以余在臺，與學界關係較深，因囑撰一序言。余非敢以紓先生之書，乃著其出版之緣起如斯耳。此書刊版之際，新歲元月，忽接訃聞，先生未克待此書之出版，而竟先歸道山，實不無遺憾者也。然先生畢生心力所瘁，終可問世而貢獻於學術界，先生雖在九原，亦必含笑相視者矣。